

对生活与艺术的片段思索

刘庆和

有几种假设,艺术猪在排队,我是旁观者。或者,我在排队,艺术猪是旁观者。再或者,旁观者在排队,我和艺术猪都是旁观者。再或者——这几种可能哪个让我更接近艺术的本质,哪个让旁观者更清醒,有意义吗?如同庙会一样的艺术盛事,让每个参与者都涨得满脸通红。当代艺术似神话般地教唆着人们,人人都拥有了自己的梦境,只好等待自己梦醒。

我排着队向前挪动,我旁观所以能清醒,我希望换一种方式活着。然而,在今天,我的生活已然固定,几乎没有其他生活介入的可能,所以我把艺术的事情看得比其他重。又一个以画易物的电话,又一个有关展览的计划——我可以以画支取生活,想想也值得。人生总要有一职业,比如职业政治家,比如职业运动员,比如职业演员,也比如像我一样的职业画家。比较而言,我的职业还能倚老卖老,即便行走在蹒跚也还可以活跃在艺术教育路线。我遵守公德,排队自律,我参与艺术炒作,也可以作为旁观者隔岸观火。

领导,一定要抓好百姓的菜篮子工程,一时间猪和人都忙。

猪很忙,忙着吃喝等着出栏,所以没时间思考吃喝以外的事情,这和前一段时间的境况完全不同。此前,闲得无聊且吃饱了不饿的猪,能时不时地在艺术圈走上几遭,让艺术界刮目相看。五月的北京别来无恙,继续做着五月本该做的事情。地处京城东北一带,以798为中心连带草场地、艺术东区等处,被一片艺术的节日气氛所笼罩,嘈杂的人群中不时传来欢声笑语:艺术啦,艺术啦。因为艺术,废旧厂房得以改造,因为艺术带动周边产业,失业人员又上岗,因榜样的力量,绘画开始从娃娃抓起。在通往艺术盛事的路上,我们兴致勃勃,每个人都是一副快乐模样。谁都没太在意的是,和中外人士一道赶场的



猪与人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,猪肉是最主要的副食品,至少我等离不开猪。然而每日可见久而久之也就不太在意了。可是最近几个月,猪的人气突然大大提升。64%的价格攀升,让不识猪肉味的我们又觉得猪肉像以前那么香了。涉及猪的话题也越来越多,大学生中途辍学回家乡养猪;借机哄抬肉价被媒体曝光;百姓在农贸市场望猪兴叹等等。猪肉放在菜篮子里沉甸甸的,连总理也一再指示各级

落 25×25cm 2007 纸本水墨

还有一头猪。这是一头很普通的猪，与其他的猪没什么两样，只是腰带上系着红绸带以示嘉宾身份，夹在我们的队伍中迈着碎步哼哼着向前行走。本来，人们早已对这样的既不同凡响又滑稽可笑的场面见怪不怪，只是走着走着猪兄不干了，在出席开幕式的路上，艺术猪见到了路旁有一汪脏水，触景生情，便没涵养地赖在水里打起滚来，让中外人士驻足观看，带来负面影响。无论赶猪人怎样鞭抽、脚踹、生拉硬拽都起作用。猪本快乐，但艺术猪性格起来也如此倔强。猪很少像狗那样，眼睛往上看，追着人的眼神和盘子里的骨头。猪目光短浅只顾低头走路，边走、边嗅、边拱才看见路边的水坑。一天下来，开幕酒会不停赶场，除了常听到美女的尖叫声以外，没有其他任何收获，掌声酒水与它无关，猪累了。

我见过不少的猪，在乡下，猪属于既聪明又固执，可爱又讨厌的家伙，因为迟早猪的全身上下都要被人食用，所以猪的生活态度属于破罐子破摔，生存环境也十分恶劣，生活始终不遭待见。但此时的猪非彼时的猪，猪是以艺术猪身份手执参观券出现在艺术界的，当着众人的面谁都奈它不得，于是，只好容得艺术猪索性自己和自己玩起来。猪不知，其举止已不自觉中成为“行为”，自以为要耍小脾气，实为正合当时气氛，或是打乱了主办方的初衷，或许，正是主办方的计谋。所以称其为艺术猪，不为言过。

回想起来，此番艺术猪并非处女猪。早在1993年徐冰的一部作品，其主角就是猪，身上印着中外文的公猪和母猪，在大庭广众下不由分说忙碌起来，比起今天的猪不过就在路边喝水打滚，要狠得多，也幸福许多。可见，猪已是资深艺术家了。我之所以说起猪，倒不是因为猪能与吾辈一同出入艺术殿堂而心中不忿，只是在面对现实地想，

猪已经有艺术史了。人类艺术发展到今天有猪同道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

猪除了艺术家身份以外，还有一个本职工作，就是长肉。长肉是好事也是坏事，猪还没有为了延长寿命躲过杀机而控制饮食的主动意识。这一点艺术

猪也不例外。时下，艺术空前的繁荣，大有其他行业为艺术让路的趋势，艺术猪趋利避害，行业之间身份置换，随之内心膨胀、忘乎所以也在所难免，所以根本没把自己有可能和粉条子炖在一起当一回事。猪过得从容，珍惜生命的每一个快乐时刻，至少相对于我们。因为紧跟着，全国范围的猪肉涨价了，猪被注水了，这对猪不是什么好事，也包括了艺术猪，因为猪毕竟是猪。我热爱艺术由来已久，目前连带喜爱上了猪。我心里想，在不得已面对无法刷新人类艺术史新纪录的现实之下，我有何作为，假如真的为猪的艺术史做了些什么，猪会买我账吗？在这猪肉价格大涨的时候，我去赶猪潮内心很不自在。好在人群中不乏更热爱猪的人。“好可爱的猪猪噢”，新锐艺术家嗲声嗲语叫道。我游离的目光又回到那汪脏水中。

关于猪的身体里有多少艺术细胞，是否随着肉膘一同长，无从考证。但猪给人类带来的快乐是无穷尽的。伴随着人的成长，猪肉一直是我幼时奢侈的向往。与牛、羊相比，猪的生活总是浑浑噩噩，没一点积极向上。牛身上具有一种精神，羊被视为弱势群体。而猪呢，我们对它的爱和关注只停留在嘴里。如此看来，我们对猪是有些不怀好意，在猪肉不再是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的时代，猪才赶上了艺术时代。艺术时代的猪还是猪，那路边的脏水可以证明猪还是性情中猪。随着艺术淡季的到来，反串一下的猪又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，从这一点来看，猪明白它还是猪。



顶立 160×40cm 2007 纸本水墨



观火 30×30cm 2007 纸本水墨

二

我们生活在群体社会中，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追求大体上相同，就生理而言我们需要进食，时间又基本一致，由于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里让所有的人得到满足，就只好有所约束、克制，其最好方式就是排队。依照人的欲望需求，排队是不符合人性的。谁都喜欢张嘴就吃、伸手就拿、唾手可得，因此，排队纯属无奈。排队伴随了人的一生，一个人从孕育到降生再到长大成人，一路排队等候前行，在秩序的约束下了一生。我们排着队的生育、吃饭、工作，排着队地接受领导的表扬和批评。

四十多年前，我排在队伍里准备和小伙伴们一同茁壮成长，却赶上了一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。我们排在队末踮着脚向前面张望，数着菜市场里的西红柿数量，比对着我们前面队伍的人数；我们排着队报着数：1、2、3、4、5……稍息立正，向前、后、左、右地看齐。我们排着队等待体检，排着队走向天安门广场，也曾扛着锄头兴奋地走在田野上。我们在那首固定的音乐伴奏下，排着队走上主席台领奖，当然，我们也排队划价、取药，提着裤子等待如厕。经过几十年的排队，逐渐明白了前、后的区别，也慢慢地学会了与人为伍，何时甘居人后，何时抢在人先的人生哲理。

二十四年前，我排着队登上列车，来到北京这座我早就向往的城市。由此，排队对于我就有了新的含义。因为我慢慢发现，这个城市的排队现象与我原先的想象不太一样。我们依然排队，但没有人在数西红柿的数量。我们还是排队等候前行，但是排队行为已经成为潜在的约定，生长在我们欲望的神经中。规则和权力化身为秩序，在责令或规劝着我们按照条文规定地做事情。我依然夹在队伍中，往前看，榜样人头攒动；往后看，后辈人如潮涌。我磕磕绊绊，道路两旁竖满指示路牌和红绿灯。

我排着队从助教到讲师再到副高级职称。排着队分配到一套住房。除了这些可见的排队现象以外，在我的内心深处，慢慢滋生了一种连我自己都不相信的毛病。就是我在厌恶排队本身的同时也依恋上排队。我排在队尾的时候希望秩序出来对我有利，排在队前面的时候希望身后有无穷尽的人继续排队。坦白讲，我厌恶所有的不排队现象的同时，也有了不规矩排队的愿望。当年，我排在中国画这支队伍的后面，也是踮着脚望着前方。前方站满了人，等待着中国画的真经传递到手上。我看到我的导师远远地站在那里，我悄悄地挤了过去，夹到老师的前面，我理所应当地遭到秩序的指责，这一切都被老师挡在了身后。我把重复的学习当作无谓的排队，当然这是我冒着风险的加塞行为。

众所周知，相对于其他画种，中国画更具有秩序和规律，各类画谱足以证明，没有哪个画种能有那么具体的路数捷径，指引初学者在较短的时间里，进



小堤 25×25cm 2007 纸本水墨

入到中国画独特的制作欣赏状态之中。从研墨开始,就间接地介入到中国画的系列技术细则里,学习的方式是随着老师的视线,发自于老师的心象。心象本是“我”,但是这个“我”实际上是老师的“我”,或者说是老师的老师的“我”,并非是自己的“我”。这种看上去算是孝顺师傅的学习方式,实际就是在遮蔽自身的创造力。中国画的图像同样可以介入到图像的概念里,去探讨它的技术和规律。图像的感染力并不以技术和规律为前提,当规律逐渐转化为规则,又成为某种秩序后,规律就成为中国画学习当中,可以预见的期待目标的阶梯。艺术创作当中的偶然激情迸发,就离我们逐渐远去。由此可见,中国



泽国之二 136×68cm 2004 纸本水墨

画的由浅入深、循循渐进的程序,也等于是学习过程的排队方式,已成为硬道理。言至此,排队和中国画学习到底有何联系似乎已见分明。然而,问题并非在于排队本身,而是维持现场的秩序和终于排队回头观看身后长队的心态,才是我们值得讨论的话题。排队先行者热衷于欣赏身后长长的队伍,不时流露出过来者的语重心长。饭要一口一口地吃,队要一步一步地排。于是,为了充实地排队去搬前面码放的一堆砖,大家在不停地传送着砖头,根本

没在意搬走的砖又循环回来。砖的棱角已磨圆,已无法谓之砖。搬砖精神是因为无奈才宁愿、宁可,还是我们已经愉快地接受了?作为秩序的化身呈现的强势,又以多种具有说服力的理由,提示着排队的道理和意义。而情愿接受这种排队和搬砖精神的人,已然割舍不掉排队带来的集体的愿望诉求和有价值的期待。

从人生之旅的最初生育排队,到为了基本生存而排队,再到意识的深层里培育成的排队搬砖精神,一直到磨炼成为秩序的化身,我们经历了一个无自觉中又被后来者惯性推动的排队过程。当艺术生活中的排队与生活中的排队完全一致的时候,我们就会回忆起往日生活中的排队心态,为艺术排队助力。随之,艺术发展也就停留在人为的规定和潜在的规则之中了。这是与艺术生活,尤其是具有创造性的艺术生活完全背离的现象。

三

走在云南的山路上,你会发现有一支修路大军,在不停地与大自然做着抗争。从丽江向香格里拉方前行,一路上多是绕着山走。沿着盘山路,上有高山仰止,下有金沙江涛声滚滚。道路崎岖险恶不说,经常担心前面塌方路断。公路沿线住有彝族、纳西族、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,少则十几个人,多则几十甚至上百人组成的修路大军,在蓝天烈日的衬托下,鲜艳的服饰,黝黑的脸庞,手捧石头看着过往的车辆。

可以说,山区的人们已经想尽各种办法,防止泥石流,防止山体滑坡。一路走过来,与自然斗争的方式各有千秋。然而,离开香格里拉不久,就听说金沙江涨潮泛滥,淹了路面;连日大雨倾盆,引发泥石流冲垮了路基,此时再想想那些坚固设施,也只能算是一厢情愿的事了。我虽然难过但也庆幸。难过的是公路毁了,人力物力付之东流。庆幸的是远离了灾难,毕竟与我无关。我不过就是一个旁观的过客而已,那里的人们照样生活,于灾难面前照样坦然。

从心底来说,我希望那里的生活不要改变,只是修好路。

以快捷便利的方式,走到不受外界干扰的穷乡僻壤,旁观原始的生活,是我们最划算的事情。我要随时从我生活的城市,一步跨到离当地生活一米远

的地方,看着农民,感动自己,然后再回到城市里去赞美他们,因为,这是我作为艺术家的职责。我热爱自己的生活,又喜欢别人也热爱自己的生活,换句话说,就是保持那种状态的生活。这



隔岸 - 渡 800×160×200cm
2007 金属、木头、纸、水墨

听起来像是在展厅里放置一个沙盘,供人们俯瞰。当听到有人不无惋惜地讲,某个地方再不比当年,民族服饰已换成了西装,土炕已换成了席梦思床等等,我就有同感。这是我们集体的发自内心的遗憾。

前一段,有一个表现农民在城市里打工的画展,展览的宗旨是画家以其艺术表现,引起人们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广泛关注。策展人要求每个画家写一段话,我是这样写的,现在看起来是有些低调:人们开始意识到聚集在一起更有利于赶奔前程,奢华与贫穷在群体的脚步中就拉开了距离。梦想依靠在他乡实现,不得不迈开犹豫的步子,奔向虚幻般的繁荣。没有目标地接踵而来,让我感受到你复杂不安的心态,让你看到了我简单期待的表情。养尊处优,衣食奔走,幸福的笑容依然挂在他人的脸上,谁更需要同情。本来是要同情他人的初衷,却有了自怜的意味。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来,自己的具体工作能对民工有何现实意义,而弱势的定义解释起来,似乎需要进一步考虑。

对于跋山涉水地去考察距离我们遥远的生活,我们都有一个忸怩或广而告之的目的。比如我吧,就是在家呆腻了,出去走走,同时也锻炼身体。比如别人吧,就是体验生活和表现生活,直奔着明确了的“主题”。作为旁观者的我,从来不敢在别人面前表白自己体验了某种不是自己的生活。承认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好处很多,不会因为刻意混入别人的生活而倨傲或嫌弃自己。同时,也不会于高尚境界里被人追问后不得已地表现出虚情假意。

幸福是写在他人的脸上还是自己的脸上,只有幸福的人自己最清楚。当我们不厌其烦地歌颂高尚也觉得自己高尚的时候,就已经将自己和别人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,因为生活本身不是你自己选择的。“五牛图”在拍卖会上频频举牌的时候,人们早已忘记了牛的精神,而被牛的精神感动的艺术家也不会想到,牛的精神是这样又回到生活中。这样看来,生活和艺术都是对的,只不过没有必要选择了艺术方式之后,再去给定位,让别人的生活凄凄切切,自己的艺术却像模像样。艺术生活于我们的生活或远或近,或混为一谈,与每个艺术家的大脑生成或艺术处理不无联系。生活与时俱进,艺术也在飞速地发展,一切已经变得无序,被人感动和感动他人就逐渐沦落为游戏。

精神让艺术家为之动容,艺术品最终进入商业渠道,与最初的感动或多或少还会剩下一些联系。然而生活一旦被艺术家精心策划为艺术生活,其生活有可能从一开始就被绑架了,这也许是艺术家们大都越来越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原因吧。

(作者单位: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)

责任编辑 陈诗红